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給青年的二十封信

朱光潛 著

上海

開明書店

1931

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訂正八版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信封二十的年青給”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著者 朱光潛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Where my heart lies, let my brain lie also."

—R. Browning: "One Word More."

序

這十二封信是朱孟實先生從海外寄來分期在我們同人雜誌一般上登載過的。一般的目的，原思以一般人爲對象，從實際生活出發了來介紹些學術思想。數年以來，同人都曾依了這目標分頭努力。可是如今看來，最好的收穫第一要算這十二封信。

這十二封信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爲對象。並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誰都是受信人，誰都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這十二封信，實是作者遠從海外送給國內青年的很好的禮物。作者曾在國內擔任中等教師有年，他那篤熱的情感，溫文的態度，豐富的學殖，無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歐洲，目的也就在謀中等教育的改進。作者實是一個終身願與青年爲友的志士。信中首稱「朋友」，末署「你

的朋友光潛，」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來，這稱呼是籠有真實的情感的，決不只是通常的習用套語。

各信以青年們所正在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爲話題，作者雖隨了各話題抒述其意見，統觀全體，卻似乎也有個一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眼光要深沈，要從根本上做功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圖近利。作者用了這態度談讀書，談作文，談社會運動，談戀愛，談升學選科等等。無論在哪一封信上，字裏行間，都可看出這忠告來。就中如在談在露浮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一信裏（八〇頁），作者且鄭重地自把這態度特別標出了說：「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對於現代青年能發生毫末的影響，我尤其虔心默祝這封信底宣傳的超效率的估定價值的標準能印入個個讀者的心孔裏去。因爲我所知道的學生們學者們和革命家們，都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類似美國旅行家看孟洛里沙了。」

「超效率！」這話在急於近利的世人看來，也許要驚爲太高踏的論調了。但一味亟

於效率，結果就會流於淺薄粗疏，無可救藥。中國人在全世界是被推爲最重實用的民族的，凡事向都懷一個亟近視的目標：娶妻是爲了生子，養兒是爲了防老，行善是爲了福報，讀書是爲了做官，不稱入基督教的爲基督教信者而稱爲「喫基督教」的，不稱投身國事的軍士爲軍人而稱爲「喫糧」的，流弊所至，在中國，甚麼都只是喫飯的工具，甚麼都實用，因之，就甚麼都淺薄。試就學校教育的現狀看罷：壞的呢，教師目的但在地位薪水，學生日的但在文憑資格；較好的呢，教師想把學生嵌入某種豫定的鑄型去，學生想怎樣揣摩世尙畢業後去問世謀事。在真正的教育面前，總之都免不掉淺薄粗疏。效率原是要顧的，但只顧效力，究竟是蠢事。青年爲國家社會的生力軍，如果不從根本上培養能力，凡事近視，貪浮淺的近利，一味襲踏時下陋習，結果縱不至於「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國家社會還有甚麼希望可說。

「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作者對於現代青年的毛病，曾這樣慨乎言之。徵之現狀，不禁同感。作者去國已好幾年了，依據消息，尙能分明地記得起

青年的病象，則青年的受病之重，也就可知。

這十二封信啊，願你對於現在的青年，有些力量！

十八年元旦夏丐尊書於白馬湖平屋

目 錄

序	………	iii
談讀書	………	一
談動	………	一〇
談靜	………	一五
談中學生與社會運動	………	二一
談十字街頭	………	二八
談多元宇宙	………	三四
談升學與選課	………	四一
談作文	………	四九

談情與理 …… 五五

談擺脫 …… 六七

談在露浮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 …… 七三

談人生與我 …… 八一

附錄

無言之美 …… 八九

悼夏孟剛 …… 一〇七

代跋

「再說一句話」 …… 一一三

談讀書

朋友：

中學課程很多，你自然沒有許多時間去讀課外書。但是你試撫心自問：你每天真抽不出一點鐘或半點鐘的功夫麼？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點鐘，你每天至少可以讀三四頁，每月可以讀一百頁，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讀四五本書了。何況你在假期中每天斷不會祇能讀三四頁呢！你能否在課外讀書，不是你有沒有時間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世間有許多人比你忙得多。許多人的學問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和革命家弗蘭克林，幼時在印刷局裏做小工，他的書都是在做工時抽暇讀的。不必遠說，你應該還記得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

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祇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不讀書而講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祇是竄頭亂撞，終難成功。這個道理，孫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學說特別重「知」。

人類學問天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後，這固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當嗜好，沒有一種在閒暇時可以寄託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你不看見現在許多又麻雀抽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於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麼？你慢些鄙視他們，臨到你來，再看看你的成就罷！但是如果你如果在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你將來抵抗引誘的能力比別人定要大些。這種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永不會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比不上三五歲的小孩子們那樣好奇那樣興味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銳敏力便須遲鈍一分。達爾文在自傳裏曾經說過，他幼時頗好文學

和音樂，壯時因為研究生物學，把文學和音樂都丟開了，到老來他再想拿詩歌來消遣，便尋不出趣味來了。興味要在青年時設法培養，過了正當時節，便會萎謝。比方打網球，你在中學時歡喜打，你到老都歡喜打。假如你在中學時代錯過機會，後來要發願去學，比登天還要難十倍。養成讀書習慣也是這樣。

你也許說，你在學校裏終日念講義看課本不就是讀書嗎？講義課本著意在平均發展基本知識，固亦不可不讀。但是你如果以為念講義看課本，便盡讀書之能事，就是大錯特錯。第一，學校功課門類雖多，而範圍究極窄狹。你的天才也許與學校所有功課都不相近，自己去在課外研究，發見自己性之所近的學問。再比方你對於某種功課不感興趣，這也許並非由於性不相近，祇是規定課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課外發見好書籍，你對於那種功課也許就因而濃厚起來了。第二，念講義看課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藉此培養興趣，頗是難事。比方有一本小說，平時自由拿來消遣，覺得多麼有趣，一旦把牠拿來當課本讀，用預備考試的方法去讀，便不免索然寡味了。興趣要逍遙自在，地不受拘束。

地發展，所以爲培養讀書興趣起見，應該從讀課外書入手。

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慎加選擇。你自己自然不會選擇，須去就教於批評家和專門學者。我不能告訴你必讀的書，我能告訴你不必讀的書。許多人嘗抱定宗旨不讀現代出版的新書。因爲許多流行的新書祇是迎合一時社會心理，實在毫無價值。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纔有永久性，纔值得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我不敢勸你完全不讀新書，我卻希望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爲現代青年頗有非新書不讀的風氣。別事都可以學時髦，惟有讀書做學問不能學時髦。我所指不必讀的書，不是新書，是談書的書，是值不得讀第二遍的書。走進一個圖書館，你儘管看見千卷萬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夠稱爲「書」的恐怕還難上十卷百卷。你應該讀的祇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纔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學大綱，科學大

綱以及雜誌報章上的書評，實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與其讀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讀千卷萬卷談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你也許要問我像我們中學生究竟應該讀些什麼書呢？這個問題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約還記得北京京報副刊曾徵求「青年必讀書十種」，結果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幾何代數，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史記漢書。這在旁人看起來似近於滑稽，而應徵的人卻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來這種徵求的本意，求以一個人的標準做一切人的標準，好像我祇歡喜喫麵，你就不能喫米，完全是一種錯誤見解。各人的天資，興趣，環境，職業不同，你怎麼能定出萬應靈丹似的十種書，供天下無量數青年讀之都能感覺同樣趣味，發生同樣效力？

我爲了寫這封信給你，特地去調查了幾個英國公共圖書館。他們的青年讀品部最流行的書可以分爲四類：（1）冒險小說和遊記，（2）神話和寓言，（3）生物故事，（4）名

人傳記和愛國小說。就中代表的書籍是幽爾汎的八十日環遊世界記 (Jule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和海底二萬哩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德孚的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仲馬的三劍俠 (*Three Musketeers*) 霍爽的奇書和丹谷閒話 (*Hawthorne: Wonder Book and Tanglewood Tales*) 金斯萊 (*Kingsley*) 的希臘英雄傳 (*Heroes*) 法布爾的鳥獸故事 (*Fabre: 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 安徒生的童話 (*Andersen: Fairy Tales*) 騷德的納爾遜傳 (*Southey: Life of Nelson*) 房龍的人類故事 (*Van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之類。這些書在外國雖流行，給中國青年讀，卻不甚相宜。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學時代就歡喜像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談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種自然傾向，也就不能漠視，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後的教育宜注重發達理解，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注重發達想像。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像的文字，高中的學生

纔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談到這裏，我還沒有答復應讀何書的問題。老實說，我沒有能力答復，我自己便沒讀過幾本「青年必讀書」，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在中國書裏，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詞，史記，古詩源，文選中的書，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等等。在外國書裏，我最歡喜溪茲 (Kents)，雪萊 (Shelly)，考老芮基 (Coleridge)，白朗寧 (Browning) 諸人的詩集，蘇菲克里司 (Sophocles) 的七悲劇，莎士比亞的哈孟列德 (Hamlet)，李耳王 (King Lear) 和奧塞羅 (Othello)，哥德的浮士德 (Faust)，易卜生的戲劇集，杜格涅夫的新田地 (Virgin Soil) 和父與子 (Fathers and Children)，安斯套夫斯克的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福洛伯的布華里夫人 (Madame Bovary)，莫泊桑的小說集，小泉八雲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應北京京報副刊的徵求，也許把這些古董洋貨捧上，湊成「青年必讀書十種」。但是我知道這是荒謬絕倫。所以我現在不敢答復你應讀何書的問題。你如果要知道，你應該去請教你所知的專門